

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训练中叙事思维建构机制探析

张文婷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训练长期存在“重技法轻思维”的倾向,对叙事思维建构的内在机制缺乏系统解析。叙事思维是人类组织经验、建构意义的基本认知方式,其建构本质上是帮助学生完成从日常感知到审美表达、从零散经验到完整图式的认知转化过程。本文从认知心理学与写作过程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探析写作训练中叙事思维的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叙事思维的建构遵循着从具象感知到图式匹配再到创造性转化的发生轨迹,既需要丰富的经验积累,也需要适时的教学引导。通过对工作坊模式与项目制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叙事思维建构的两条核心路径:一条以教师引导为动力,通过“实践+讨论”的循环操作实现思维的逐步孵化;另一条以学生自主为主体,通过真实任务的全流程管理促进思维的综合生长。在媒介融合的当代语境下,跨媒介叙事训练为思维激活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叙事思维的建构最终指向的是写作者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反思力,这是写作教学从“经验型”走向“机制型”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写作训练;叙事思维;建构机制;工作坊模式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7.061

汉语言文学专业属于传统人文学科的主要部分,一直肩负起造就语言文字工作者和文学研究人才的使命。但是随着社会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环境发生急剧转型,单一的知识传授、文本解读型培养模式正处在危机之中。一方面,文化产业、新媒体传播等新兴领域对于中文专业人才提出了复合型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写作教学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技法轻思维的倾向,造成学生在面对真实表达场景的时候常常陷入思维困境。

叙事思维不是简单的讲故事技巧,是人对经验进行组织、对意义进行建构的基本认知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叙事思维包含时间序列的掌控,因果链条的推测,视角转变的驾驭,细枝末节同整体结构的统一。写作训练中叙事思维的形成,就是把学生从日常感知转变为审美表达、从零散经验转变为完整图式的过程。目前虽然各个高校的中文系在写作课程体系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模块,但是对于叙事思维是如何产生的、怎样通过教学干预来促进其建构等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机制解析。

本文试图跳出传统意义上的“技法训练”的视角,从认知心理学和写作过程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来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训练中叙事思维的建构机制,以期给写作教学由“经验型”向“机制型”转变提供理论依据。

一、叙事思维的理论内涵与写作训练的认知基础

(一) 叙事思维的本质界定与结构要素

叙事思维属于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基本认

知手段。不同于逻辑思维所追求的概念判断的普遍性,叙事思维关注的是经验在时间上是如何组织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叙事思维就是故事图式的建构和使用。所谓故事图式,就是主体在多次接触叙事作品的过程中,对故事结构所形成的一种知识组织方式,它规定了人物、背景、冲突、结局等要素之间的一般关系。当写作者面对创作任务的时候,就是内化了的图式来引导素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以及意义的赋予。

叙事思维的结构要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时间性思维,即将分散的事件构成一个有先后次序、有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第二,视角性思维,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自由转换,形成多层叙述层次。第三,细节性思维,就是从混沌的经验里提炼出有表现力的细节。第四,局部描写和整体架构之间的呼应。这四个维度互相交错,一起形成了叙事思维的全部图景。

(二) 写作训练中思维建构的认知机制

写作属于一种高阶的认知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想好再写”过程。认知写作理论指出写作活动是复杂的心理过程,写作者要经过任务环境、长时记忆、工作记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构思、转化、修改的过程中不断重复。叙事思维的形成有其发生学上的规律。

从发生轨迹上来说,叙事思维的建构一般会经历三个递进的过程。在具象感知阶段,写作者依靠生活经验和直觉感受来捕捉生动的细节,但是很难形成完整的结构;在图式匹配阶段,写作者开始调用内化的

故事情节图式来组织素材,但是常常会表现出模式化的特点;在创造性转化阶段,写作者可以在图式的根基上进行变异和创新,从而产生出有个人特色的表达方式。该轨迹说明,叙事思维的形成要靠丰富的经验积累,也要有适当的图式引领,并且要不断进行反思和革新。

叙事思维的形成不是纯粹的个人内心事件,在一定的教学情境中产生的。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思维能力的发展要依靠教师的支架来搭建。写作教学的本质就是设计出合适的支架性任务和对话性的反馈,使学生由不能变能。

二、叙事思维建构的双重路径: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渐进式引导:工作坊模式中的思维孵化

工作坊模式是创意写作教学的主要形式,在叙事思维的形成上有着特别的优势。以复旦大学“小说工作坊”为例,它的教学过程有明显的思维引导逻辑。第一阶段为“命题”,教师要求学生到指定的地方去采风,根据空间特点把观察和感受虚构成小说的开头。该设计给学生想象赋予了具体的锚点,既防止了空泛虚构的无从下手,又给个性化表达留出了余地。第二阶段为发展,学生以小组形式轮流完成作业,每个开头都有多次被延续发展的可能性,写作是在集体对话中不断产生的。第三阶段是结束,经过学生多次的讨论、修改后才形成作品。

从叙事思维建构的角度来观察,工作坊模式会激起三个主要的机制。第一,外化机制,把内隐思维变成可以交流的语言表达,言说本身就是思维的澄清和加深。第二,对话机制,即不同的写作者对于同一个开头所做出的不同处理,就是思维的碰撞和互激。第三,反思机制,当作品进入讨论环节的时候,作者就必须以读者的身份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本,视角的转换就促使了元认知能力的产生。学生在具体写作困境中解决问题,获得的是可以迁移的思维策略而不是僵化的写作套路。

(二)自主性建构:项目制模式中的思维生长

工作坊模式重在教师引导下思维的产生,而项目制模式重视学生在真实任务中自主建构的过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一核四翼”人才培养模式中“三坊化”的机制,也给它赋予了鲜活的范例。“三坊化”有三个层次的目标,以文化经典阅读和创意表达能力为内容的“教学工作坊”,以1+X导师制为孵化器的“文创工作坊”,以泛产出为目标的“实践工作坊”。教学、文创、实践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育人链条。

以汤素兰指导的精灵系列创作为例,学生创作出《蝴蝶精灵》、《银月精灵》等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就是叙事思维深度建构的过程。组织学生到湘西地区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体验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把蜡染、银饰、苗族传说等传统元素运用到作品里。更有启发性的就是项目制把创作延伸到了文本之外,学生既会产出童话又会筹划非遗手工,受众把文学创意带到了实物设计当中。跨界延展反过来加深了学生对叙事媒介的认识。

项目制模式的机制优势有两方面。就动机而言,真实任务情境给学生持续投入带来了内在动力。从认知角度来讲,完整项目周期要求学生自主安排创作过程,自主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全流程自我管理本身就是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三、叙事思维建构的关键变量与促进策略

(一)经验转化与图式内化

叙事思维的形成既不能缺少鲜活的经验积累,也不能缺少抽象图式的内化。怎样才能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写作教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经验转化就是由“生活”到“文本”的思维飞跃。学生在日常生活里形成了许多感觉、印象和体验,但是这些原生经验还处在混沌的状态中,只有经过一定的思维加工之后才能成为可以用来写作的材料。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做“具身体验—细节捕捉—意义提炼”的三步走训练。有学生总结出他做的事、我的感受、情感升华三个阶段的训练法,即从最初事件的直接记录到后来的细节铺陈,最后到情感的升华表达,清楚地体现出经验转化的过程。

图式内化就是从“范例”到“能力”的认知建构。学生对于叙事结构的认识,最初是靠具体的文本来感知的,之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把握故事的要素和组织规则,而这种认识也渐渐从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最终,这种内化的图式可以在创作中被灵活运用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教师可以按照范式研制、萃取转化、自主创生的序列化设计来帮助学生实现图式内化的过程。图式内化的目标不是让学生机械地套用模式,而是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获得自由。

(二)媒介拓展与思维激活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给叙事思维的构建开拓了新的可能性空间。东海大学的探索有借鉴意义。该校文学思辨与叙事素养课程中加入了Podcast创作任务,学生要将文字叙事转为声音叙事,用AI工具完成剪辑、配乐、封面设计。其深层次的目的就是用媒介转换来改变学生对叙事节奏、语调和感知方式的认识。

当文字变成声音的时候,学生要思考怎样断句才能使听众容易理解,怎样语气才能表达出恰当的情感。从课程反馈来看,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媒材整合的过程中增强了学生对于语言节奏、语调、叙述视角的敏感度。

媒介拓展对于叙事思维建构的深层意义就是打破单一符号系统带来的局限,在不同的媒介转换中体会叙事的本质。文字叙事依靠时间的展开,图像叙事依靠整体的展现,声音叙事依靠情绪的安装。学生尝试用不同的媒介来表现同一个故事,就是在进行“叙事变调”的练习,而这样的练习恰恰是加深叙事理解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训练中叙事思维的形成,就是把学生从日常感受升华为审美表现、从零散的经验凝聚成完整的图式的过程。此过程是由具体的感知、图式的匹配到创造性的转化,需要有充分的经验积累,有教学的引导,有不断的反思和创新。

通过对工作坊模式和项目制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叙事思维建构的两条主要途径:一条是以教师引导为主,用“实践—讨论”的循环操作来培育思维;另一条是以学生自主为中心,用真实任务的全过程管理来促进思维的综合生长。两条路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媒介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给叙事思维的塑造赋予了新的机会和难题。未来的写作教学要保持文字训练的主导地位,寻找跨越媒介叙事的学意义,使学生通过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来加深对叙事本质的认识。人工智能介入以后,写作者的思维主体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告诉我们,叙事思维的建构最后指向的是人之为人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反思力。

参考文献:

- [1] 谢国荣. 叙事类写作教学的守正与出新 [M]. 北京: 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 2024.
- [2] 许道军, 葛红兵. 创意写作: 基础理论与训练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3] 陈邑华, 郑榕玉. 创意写作: 叙事与评论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
- [4] 徐有志, 贾晓庆, 徐涛. 叙述文体学与文学叙事阐释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 [5] 罗勋章. 基于体验性的创意写作教学——以课程 Mini Concert(或 Gig) 为例 [J]. 写作, 2018(6):116-122.
- [6] 陈泉堂, 刘金菊. 故事图式: 叙事力培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小学语文, 2025(2):16-21.
- [7] 王慧敏. 基于项目驱动的创意写作工作坊制教学 [J]. 时代报告(奔流), 2023(11):116-118.
- [8]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